主席：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衣若芬副教授
主讲人：梁文福助理教授
题目：现代中文流行歌词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想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坐在这里跟大家谈话。因为这其实是配合我们学校图书馆主办的，难得的作家签名本展览会所主办的一个演讲。我们图书馆潘女士很热心一直在邀请我来作讲话，我一直觉得自己很不适合来这里给大家作演讲。首先我对藏书没有任何的研究，其次我又不是一个藏书家，所以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个下午在这里讲话的。可是潘女士非常会劝人，也非常有技巧的，她绕了一个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说，可以的可以的，我可以来这里讲话，她说我是此次展览中有签名本的新加坡作家的其中一个，梁文福是一个新加坡的作家，也参与了这次的展览会，所以我算是参与者之一。其次她说因为我们很难得请来两位我本人很尊敬，来自香港的教授，来自海外的教授。然后如果是有来自海外的教授来给我们演讲，像我刚才坐在台下，我觉得受益不浅，这不是客气话，一个小时，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必须迟到早退，非常抱歉。我刚才迟到，我听到卢教授，就是我欣慕已久的作家小思老师。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听她谈话就像听一篇很优美的散文。古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真的是坐在台下有深深这样的体会。虽然她谈的是书的渊源关系，作家读者的关系，可是从中我们听到了很多人生岁月的一些感情、体悟等等。所以当潘女士再邀请我来的时候她讲的第二个理由是远来是客，客人给我们这么好的讲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回报，我们作为南洋理工大学一定要有人出来讲话，那我就说那更不是道理了，一定要有人出来讲话，那排在最后一个的应该是我。她说不是，因为我们中文系里面一定要有老师出来讲话，那你毕竟是在中文系里有讲课的一位老师。那我说我只好效犬马之劳。

歌词——重要的文本
那谈些什么呢？我不能够谈藏书，潘老师就建议我说谈你在这里开课的内容吧。我说好吧。这样我又绕了一个圈来想理由，想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因为我在 NTU 开了一门课叫做，大家现在看到的“现代中文流行歌词导读”。我是把现代的流行歌词，当作是一个大众文学的文本，把它当作一个文学和文化的欣赏课，来跟同学们做一个欣赏跟讨论。那么在我两三年的讲课的过程中，有很多是我个人感到兴趣的。我个人是一个写作的人，也是一个写歌的人，作为一个爱音乐、爱文学的人，我经常在歌词里面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让我在歌里面读到了文学。另外一方面，他作为一个文学的文本，他又让我在文学里面听到了音乐。我这个并不是说它作为一个歌曲的一部分存在而听到了音乐，而是作为文字的韵律本身，文字的创作本身，他也有很丰富的音乐性。刚才卢教授有谈到说到随着科技的演进等等，可能下一代还会不会出现爱书人，或者是藏书家，我们还是在期待。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个人身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爱好者，也算是一个现当代小小的写作人，我可以相当确定的是，作为现当代的文学，歌词无疑是一个很深受大众欢迎，而且是现当代社会里面，流传得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一种现代文学的文类。我们把他称为是文类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欣赏的古典文学史里面的唐诗宋词在古代也是可以被吟咏，可以吟唱的。甚至我记得阿城，现代作家阿城，他说过其实对他来说唐诗就是唐朝的人所唱的卡拉 OK。我觉得这个比喻是蛮确切的，在唐代有人生日也好，有人要出行--我们现在说的出国，他们是要离开一个地方，写一首送别诗也好，其实这就是他们之间的酬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文本。

现在的歌词作为一个传情达意的功能，我觉得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像我们现在有人生日，有人毕业，有人要出国，我们也到卡拉 OK 去，那我们也唱现代流行歌词的文本作为传情寄意

的一个功能。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在现代中文流行歌词里面，我们所留意到的，发现到的一些，一点点跟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不可能讲得很深入，就像刚才卢老师说我也没有任何理论，只是在我过去讲课的过程中发现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觉得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对照，可以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流行歌词与我们的关系

作为一个开始，我想用一首歌作为一个开始。这首歌，我们谈关系总是谈异同，接下来我会谈蛮多相通相同的一点，可是现在我要从一个不同开始。现代流行歌词，我们说现当代流行歌词这几十年来的，跟中国古典文学，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呢？有一点我觉得很好玩，也是非常现实、非常残酷的不同，就是我们每一人都可以说我爱李白的诗，我爱苏东坡的词，这是很安全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的每一位都可以这么说，都没有问题的，而且都蛮有气质的这样说，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说你爱现代流行歌词吗？我奉劝各位当你回答之前，你最好小心一下，这个处理要非常谨慎。因为我经常在讲课的过程中，跟同学们讨论就不小心泄了底。什么叫“泄了底”呢？我说在我大学时代，我喜欢听某一个歌手的歌，可是有一些同学就说：“老师，那个歌手我连名字都没听过。”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说出你心头所爱的那一首流行歌曲，今天在这里可能有不同时代的听众，我说时代，“generation”。可能有些人的回答是白光、周旋，有些人的回答是邓丽君、凤飞飞，有些人的回答可能是现在的周杰伦、蔡依林。有一个很好笑的例子就是在三、五年前，我讨论过现在最 IN 的，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为了表示他们最时尚，总是要表示他们听当红的歌。那现在当红的歌在三、四年前也许有人会说 5566，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合唱团体的名字。现在如果你们谈 5566，他们说你是谁？据我所知最新的应该是飞轮海。如果说你叫得出吴尊的名字他们就跟你更贴近一点。

那我现在谈的呢，没办法还是要泄了底，我要谈的是一首最近，应该是上个月，我在本地滨海艺术中心办的一个满有意思，叫“重逢”的音乐会，就是把新加坡的新瑶跟台湾的校园民歌，他们一年、两年来一次，民歌跟新瑶的重逢。那今年的重逢演唱会的最后一个单元，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我大学时期--在这里的国立大学很爱听的一首歌，那是当年潘月云所唱的一首歌。这首歌，那个词曲作家当天他出现了。作为当时的小歌迷，我看到心仪已久的词曲创作家叫李达涛老师。李达涛老师已经白发苍苍，在台上弹钢琴，他的朋友一起来唱这首“再见离别”，我觉得很有感触，我现在介绍这首“再见离别”可能你们没有印象。很好听这首歌曲，他是当时的校园民歌之一。不过有一首歌大家应该有印象叫做“奈何”。

“有缘相聚，又何必常想起……”这首歌曲当时很红，邓丽君等很多人都唱过的，就是当时李达涛老师的一个代表作之一。我看到同学们很沉默，不知道是不是有代沟。可是这边的人在微笑，这边的人就在听。今天这个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平时面对的我知道都是 20 岁大学的同学，所以我知道如何投其所好。今天对我来说非常难，不过我不管了。

我现在先让大家听一遍，平时我讲一首歌要一个小时，就像我讲一首唐诗我用一个小时来说，讲一首歌我用一个小时来说，今天我们每首歌只听一遍，为什么必须听？因为歌词是音乐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平面的白纸上的黑字来看。我们先听一遍，然后才说为什么先从这首歌谈起。

再见离别　　词曲：李达涛

你说离别容易再见难
我说再见容易离别难

不然你为何心里有千言　眼里有万语
是不是难分又难离

你说再见容易离别难
我说离别容易再见难
不然我为何要忍住眼泪　深情望着你
只怕那再见遥遥无期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我们就听一遍，这首歌其实我还是要扯回来，这是我的习惯，我觉得还是不能够离题。现代歌词、现代歌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学的文本。刚才卢老师说我们不可以停留在以前，我们都希望手上有一本书，现在有互联网络，现在有科技，我们在网上阅读等等，网上也流传这些歌曲。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陈老师说……我刚才听到后半部，就是从鲁迅的一些藏书可以知道他一些思想的由来，一些文学理念，他的藏书如何反映了他。我觉得一个词曲作者，他写的词本身，其实也反映了他，他心中的阅读的藏书。这个藏书是无形的，我们常说遨游书海。现在我们说网上也是一个漫游，也是一个更大的漫游的知识、一个文化海洋来说。我们接触一首歌词来说，如果在你心中唤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引起了一些感情的波澜，他一定跟你过去的涉猎，或是阅读，或者是接触有关。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当我读到大学时期听到这首歌，我们是先听。听到这首歌，被他的文字所吸引的时候。我来个现场的测试好吗？现在衣教授，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坐在我面前，你看到前面这两句“你说离别容易再见难　我说再见容易离别难”，你想到什么古人的名句？

衣教授：临场要考试。在座有修过我唐诗课的同学不能泄气，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

歌词与文学的关系

好，我们没有约好的。我要说的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在上课时经常跟同学们互动。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写作者跟读者之间的信任。如果每一首歌词、每一首诗的后面都来一大堆注解，翻译什么的话，我觉得少了很多联想、互文之间的趣味。可是像这种现代歌词跟古典文学的关系仅止于此吗？当然不是这样。这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开始，他作为一个序言。我最欣赏的现代歌词跟古典文学的关系莫过于此，一种若即若离，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古典文学素养的读者，他接触了他纯粹当作是一首好听的歌来，听过就算也可以。可是稍微有一点底子的人，有一点文化底蕴的人，可能你可以从中挖出的更多，发现更多的惊喜。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贪心多讲了半分钟。作为一个，我觉得李达涛老师他写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引用那个典故，李商隐的“无题诗”，那句名言的典故。可是他过去本身的文学的阅读一定影响了他本身的写作，这是我身为一个写作人，我是写散文、写诗、也写歌词深有体悟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写作的当儿，我们不会去想我要用典故，现在我要用什么。可是当你完成的时候，你必然发现你过去文学方面的一种兴趣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写作。再说多一点点，他并不是单纯的用典，像李商隐的那一句“相见时难别亦难”，在一句里面出现了两个“难”字，那种重叠的美，难上加难的强调、对应等等，在这里他又一个更有趣的对

照，因为有一个“你”，有一个“我”。而且作为现代歌词，他放在两段里面，来个呼应。前面开始是“你”这个人说离别容易再见难；“我”，我说再见容易离别难；到了第二段却说是“你”说再见容易离别难，这样子来的一个位置的调换以后，我觉得它中间有更多更多的情致，可以去玩味。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在这里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叙说，所以他不是简单的用典的效果。可是他有了那个文学的底蕴，肯定对他的写作，对我们来接触，去喜爱这首歌词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我就作为 20 年后我再听歌，听到这一首歌，然后那时候想起大学的时候只是纯粹的喜爱。今天以歌词作为一个教课的一个讲师，我从中看到了更多更多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后面这句“离别是再见的开始”，稍候我会再说一下，不过我们回想到为什么会有现代作家，为什么会有现代文学。其实现代文学的一开始是铁了心要跟古典文学离别的，告别的。我们不是文学史都背过，不用典，不用掉书袋，总之是“不要”。就是要做一个很明确、很决裂的割舍。可是割舍得了吗？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来看即使是最讲究商业性、最讲究现代化、最投当代读者大众所好的流行歌词还是跟古典文学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刚才要讲的第一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现代歌词，有许多用的是古典文学里面的题材。我刚才忘了一件事情。我今天所讲的例子还不包括那些纯粹是以古典诗词、古典文学作为他的诗词的歌曲。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邓丽君、王菲都唱过的“但愿人长久”，这纯粹就是苏东坡的词，是一首古典文学的作品，我们还不谈这一方面。我们谈的是纯粹用白话来写的现代一些歌词的文本。

题材的引用

那么现在第一首要作为举例的是一个比较简单，可是算是一个非常正面，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琼瑶的“在水一方”。我又看到这边的人在微笑，那边的人很酷的在看。好。我跟柯思仁教授，我们是中学同学，那时候我们中学的年代，班上的同学分成两派，一派的同学支持邓丽君，一派的人支持凤飞飞。这个是邓丽君的名曲“在水一方”，当然它是琼瑶在他的一本小说《在水一方》里面，为了表达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所写的一首歌词，我们也只听一遍，我们再来讲一下。

在水一方　　词：琼瑶　　曲：林家庆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绿草萋萋，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
依偎在她身旁。
无奈前有险滩，
道路又远又长。

我愿顺流而下，
找寻她的方向。
却见依稀仿佛，
她在水的中央。

这里有衣老师的学生吗?

衣教授：有，你要问吗？南大中文系上个学期另外一个老师教的课刚好考过这个原典。

梁教授：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场测试。

衣教授：他要回答这首歌的问题。

梁教授：它的出处、也就是会说原典，原来的出处

（一学生站起来）学生：《诗经》里面的“蒹葭”

梁教授：是，很好。

我们顺便可以宣传一下吗?因为现场有很多中学生，南大中文系欢迎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个是稍微，我们说是稍微，因为即使你是读中国文学史在中学的程度来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的第一部经典是《诗经》，然后《诗经》里面原来有这首诗叫《蒹葭》。我时常跟学生开玩笑，其实用词是蛮重要的，因为蒹葭本身就是水边长的草，如果用现代很白话的说就是水草。可是如果水草作为一首诗的题目就完全没有审美的情趣可言。那现在琼瑶把当时《诗经》的原典《蒹葭》稍稍作了一些处理，我是说“处理”，因为其实上是一个白话的语义，但是当然有些不同，现在也没有时间去说怎么不同，比如说这里本来是“白鹭为霜”，她改成白雾茫茫之类的。那“白鹭”和“白雾”作为一些意象是有些不同的，但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再比如说在原诗上面是“溯游回之”、“溯游从之”，往上游或往下游都是在同一段里面。在同一段里面的那种感觉跟放在现代歌词里面“我愿逆流而上”唱完一段再到“我愿顺流而下”，它有一个时间的过渡。讲得夸张一点，虽然是爱情，可是这个“往上”、“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屈原那种上下求索，那种弃而不舍的精神，或者是为了一份心中所愿，而不放弃的一种追求。我要讲的是像这样一种题材的引用，可以说是蛮多，这只是个比较经典，或是一个经常被我们留在记忆深处的例子。

互文

好，那边的同学现在可以醒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比较晚近，或者是近几年的一些作品。陶喆不是下星期来开演唱会吗？知道几号吗？4 月 17 号，每天在 933 听到，不过我没有去。陶喆有写过一首歌叫“Susan 说”，也不是他的主大歌，不是上排行榜的歌。可是我个人满喜欢的，也曾经在课程里面讲过。这也是题材的引用，可是跟刚才那种只是直接语义上的处理过的不同。这样题材的引用我想他已经是进入一种互文的层面，我们先听一段，再来讲一下。

Susan 说　　词：李焯雄　曲：陶喆

“yeah
苏三说
Susan 在那命运月台前面
才上车春天开始落叶
转眼间话断了线
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 oh
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 yeah （思念）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
一个人却一个世界 oh
你是否也想我 动摇过几遍
爱只是个错觉 oh～

苏三说
思念常常思念不常见面
她怀疑 sam 是虚拟的脸　但爱情还在上演
那是谁在放古老唱片
那片段像对未来留言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
一个人却一个世界 oh~
你是否也像我 动摇过几遍
爱会不会实现 oh~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心内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rap)苏三离了洪洞县 挂了个牌子在那大街前 被那凶恶群众包围稍微 等一下
过往的君子请你听我言 哪一位去我南京转 与我那三郎 把信转 就说苏三把命断
来生变一只狗一只马 我当报还 come on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
一个人却一个世界 oh~
我怀疑你像我动摇过几遍
是否爱本来擅变 oh~
苏三说我的苏三说苏三说我的苏三说苏三说我的苏三说苏三说我的苏三说"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对照，他绝对不是纯粹把那个原典的作为现代的语义这样子，他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探讨的东西，首先它是以“苏三”我们很著名的京剧，苏三起解的片断，那原点是来自冯梦龙《三言两拍》里面的一个故事，那当然现在没有时间说苏三的故事，所以同学们要去上文学课。在古代的故事里面，那个女孩子苏三在现代歌词里面有一个现代女孩子的名字，叫做“Susan”，刚好是谐音，她的命运作为一个对照。在古代女性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一个权力，那现在的女性好像有很多经济独立、生活上的独立，那是否在爱情上就比古代女性有智慧？或是更有选择权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现代作词人，她也是港大的一个林夕的校友，师弟，也是写诗的李焯雄。你看比如说苏三原来的爱人叫做三郎，现代的男孩子叫做“Sam”，三郎变成 Sam，然后就是在原来的故事里面哪一位要往南京转到南京去，对不对？现在这个 Susan 也许是在台北的月台通电话断了线，南京是那么远。现在资讯科技都很发达，有可能觉得很远，这个远也许是心里的距离，也可能是其他其他的距离不在话下等等，好多好多。“你是否也像我动摇过几遍，到底是现代人在问古代人”，还是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苏三在从旁观，冷眼旁观的在问现代女子的一个选择，好多好多。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对照，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作为一个创作人来说，也是一个题材的引用，可是他已经不是引用古代文学的典故这么简单，她是一种互文，Intertextuality，就是文本与文本之间产生的一种互动关系。

技巧的借鉴

时间不多我只好进入第二个层面来说，就是一种技巧的借鉴。技巧的借鉴当然就是很多很多。因为如果你写现代歌词来说他是一种近似现代人的诗，这样的一种文类来说，你必须在很浓缩的几分钟里面传情达意，再配合音乐的节奏、韵律有好多好多要求，有时候他的难度不下于古人的填词。像我个人的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接到一首曲，必须是填词的。你不能去改变人家原来曲子的节奏、旋律。在有限的几分钟里（添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你要有能够完整的意境，有时候反而逼出一个蛮有文学的联想力，一些词彩出来。那这里面呢，我看时间不多了，我只好讲歌，不能够唱歌了。（衣教授：等一下我们会留时间给老师唱歌。）没有，肯定没有。像这个张惠妹很好听的一首歌，被台湾选为世纪情歌之一。在 2000 年的时候，台湾媒体票选了影响台湾，或者是公选、票选的一百首情歌里面，这是当选的一首歌——《听海》。这首歌很棒，可是没有时间慢慢讲，可是林秋霖作为一个作词人，一个现代作词人，其实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这个，这歌词“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太多情，悲泣到天明……”，还记得吗？你听张惠妹唱的时候也许你会这样听过去，我们现在又来考学生，你来挑一个学生的名字。（衣教授：我这里只认得中文系的学生，这个问题会不会很难？我要不要让这边的同学自愿要回答？有吗？）如果你喜欢唐诗的话，这几句满明显的，“脱胎换骨”。他是唐代诗人的名句里面变化而来的一种表现技巧。可能不是我们中文系的，这些同学知道吗？诗人杜牧的名句。（衣教授：还是再给点暗示吧。来来来……）来来来，你记得那两句话吗？蜡烛……有心……其实她已经很棒了，给他掌声鼓励（衣教授：这是南洋女中。）是圣尼克拉的同学。杜牧的名诗《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在这里这首诗是讲“听海”，然后我想他很巧妙的作了一个转移，可是还是会联想得到，如果你是读了满多诗词的话，这个“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太多情，悲泣到天明……”，悲泣，是为谁悲泣呢？就为这个在爱情里受苦的歌中人所悲泣。

然后我们很快的听一首歌。这个是十多年前的，发表这首歌是为本地歌手陈洁仪所写的一首歌《担心》。同学们接触这首歌是因为他曾经被本地一个米商采用作为一个广告歌。所以你吃米饭的时候就想到这首歌。

担心　　词曲：梁文福

我的你
总是迟疑
连吻别也要隔著玻璃
我的你
在我指缝间远离去
这城市太过拥挤
满座的爱情电影
我用力推不开回忆
担心
你的担心
怕你将我想起

在那微寒的夜
寂寞来寻
最好是屏住你的呼吸
哦...担心
我的担心
你就这样放心
我却如此愿意
竟然愿意
用白天
用黑夜
用思念
拥著你

我们只听一遍，这首歌《担心》。我尝试很快的讲一些重点。首先其实我是很不喜欢讲自己歌词，因为我不想误导学生说，我个人对文学的态度是作家并不能够垄断他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话语权，也就是作家不应该是诠释他自己作品的一个权威，诠释者应该是所有的读者。可是我现在是跳出来，我不是在讲梁文福，我实在讲这个歌词，我要说明一下这是很微妙的，这是因为我个人有这个体认，在我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我绝对不是一句一句想，现在我要用什么技巧，什么手法去想。就是一个灵感来了，心情来了，词曲愉快地把他写完了。可是在过后，作为一个教师，这个很妙，作为一个教师，当我必须把它作为文本，把它跟学生讲解的时候，我就必须作为一个反思，就是说作为一个例子，里面举一些情况跟同学们讲解的时候，后来我就找出蛮多蛮有趣的例子，比如说第一句“我的你”，看似普通，那当时写的时候，只是要表达一个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我们现代人“你、我、他”经常在用的，可是“我的你”就把一个你是属于我的，我以为你理所当然是属于我的，这才有后来的像“我指缝间远离去”的那种惆怅，那种猝不及防等等，可是后来，这个是后来的后来，我就读到了韩愈这首诗蛮有趣的。韩愈这首诗叫《听颖师弹琴》，他的一开始是“呢呢儿女语， 恩怨相尔汝。”。“尔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古文来说就是称呼“你”的意思。然后再看一下解这首诗的注解：“在古代男女之间，一般人不会随便用这个称呼。这个“儿女语”是小儿女在弹琴的时候，是说那个琴师在弹琴的时候，那种感情就像一对情人之间的融融私语。不随便称“你”的，只有在私下无人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跟我的关系是非常深厚，非常固定的时候，“汝”这个词才会出现。如果这样来做一个对照的话，我觉得蛮有趣的。虽然说“我”和“你”我们每天都在说，但是用“我的你”，其实就已经带出了这样子的亲密关系。这不是用典，跟那个用题材的层面也不一样的，只是一些相似的技巧。再比如说“这城市太过拥挤，满座的爱情电影，我用力推不开回忆”，这是用白话来说，表示那个回忆给他的负担很重。面对似曾相识的曾经走过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留下很多爱的回忆，所以即使你看过的爱情电影等等，现在已经是一种触景伤情的对应。然后我又想起了我很喜欢的李后主的词，比如说他曾经谈过“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这是古人用它的文学笔触所写的。“对景难排”，这里只是比较用现代化的“我用力推不开回忆”，用一个比较白话的笔触来写。当然这里“担心，你的担心，我在这里想念你。”，我在担心你想念我的时候的那种寂寞的心情，就跟杜甫，我们中学都读过的这首诗。他在长安想念他的妻子在福州，“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怎么来想念她，这种想念对方，推己及人，然后想念到对方怎么来想念自己的细腻情怀，其实很多现代歌词也可以从古典文学当中借鉴好多好多的技巧。现在只是举一反三，希望同学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相似相通的地方。

情趣的暗合

最后一个层面我要讲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层面叫作“情趣的暗合”。讲的是一种审美情趣。审美情趣设及一个作品内在的结构，也不是外在的内容，也不是我们说的用比喻、用典故那种技巧，是一个文学口味的问题，是一个审美的规律的问题，那我们只是用一首很长很长的歌作为例子，必须一口气听完的。刚才我听到观众在听到第一个演讲之后，提出了一些两岸的问题，刚好我选的这首歌题目也叫《两岸》。不会敏感，因为它谈的是儿女私情。可是是不是谈儿女私情呢？如果你熟读中国文学自古以来有很多寄托，从《诗经》以来后人说的美刺到后来后来的寄托，是不是纯粹谈两个小儿女的爱情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在电台很难听到的歌，黄舒骏的一首歌《两岸》。我先请大家留意一下这首歌的创作年份是 1997 年，稍候会问大家那一年发生了两件跟中国很重要的两件事情是哪两件事情。

两岸　　词曲：黄舒骏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万目　更上一层楼
西方来了个传教士　当了康熙的老师
他有个中文名字　叫做汤若望
他娶了个格格　变成皇族
皇上赐他一块领土
世世代代开开心心　在河南住
后代的女儿　又嫁给老外　生了个儿子
真是不赖　后来当了南方大学的副校长
他生了个女儿　真是漂亮
不爱念书　不爱荒唐
在北京三里屯　开了小酒吧

他从小到大　听他老爸
诉说祖先在大陆的风光
他出生在台南　今年年纪二十八
算命的说他　有只天马
命中注定会离开家乡
事业　老婆都将会出现在北方
去年陪老爸回老家　晚上在北京逛呀逛
到三里屯的小酒吧　他一眼就看上
回到台湾　茶不思饭不想
毅然就决定要到大陆去发展
谁都看得明白　就是为了那姑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旧地重游　立刻猛烈追求
姑娘一度　无法承受
但日子一久　终究难逃被他感动
是天生一对　还是比较新鲜
两人热恋　怎么看都对眼

赫然发现北京　台北　距离变成一种优点
两人世界　快乐似神仙
天下大事　暂摆一边
男的忘了创业　女的忘了开店
大江南北　狠狠走它一回
云南　蒙古　苏杭　东北
长江　黄河　西藏高原
只要有情　管它多远　山水便是好山水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是日久生情　是日久生厌
现实问题是慢慢浮现
是男的留下看店　是女的跟回台北
吵了一夜　问题没有解决
冷战了几天　冷静了一些
女的决定要为爱奉献
索性顶了店　带了一些钱
准备跟着爱人回台北
男的流着眼泪　说不出的感谢
紧紧抱着爱人归
这时　他才发现　带着大陆新娘
不是说回就能回
虽然暂时事与愿违　但是两人并不气馁
继续游山水　管他是与非
你看那三峡　真是美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歌好长，就像历史一样长。时间关系我必须长话短说。重点是，我要一直强调的是这首歌……我要强调的并不是因为他引用了两首盛唐诗，一首是王之涣的诗，一首是李白的诗，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他跟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不仅与此，是其中很多很多微妙的情趣，比如说用一男一女的爱情故事来隐射、投射很多两岸对立的关系。然后唐诗当中我们常常知道古人的视野，就是人世当中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们往往……比如说我们欣赏古人的绝句，来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往往会把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不能够解决的困扰……暂时实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自然、天地、山水。然后我们发现 1997 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香港回归，还有那个大坝工程决定要开始，影响很多。他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一直辩论，那个年代一直辩论到 1997 年终于决定。我还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赶在三峡景观改变之前作了一个三峡之旅。这里面好多好多的感慨，有政治的对立、人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历史的兴亡等等。而古人教导我们什么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是登楼观景这么简单，应该是视野的开阔。从空间开展到时间的一个超越。我们现代人听到这首歌，首先我说“两岸”，大家都会心一笑，可是我们无形中也把视野局限在 1949 年之后的两岸，而事实上已经透露了，早在李白时期“两岸”这个字眼已经出现在唐诗里面。李白所说的“两岸”绝对不是我们说的“两岸”，可是两岸依旧，我所谓的长江两岸，现在三峡改观了，可是两岸依旧。然后这里面好多好多对立，很有趣

的问题。我在想黄舒骏这么本事在十年前他已经预见了西藏的问题。这里面好多对立像云南、蒙古，我们以前称为“蛮夷”的，跟中原对立的东西；苏杭跟东北的文化，江南文化跟北方文化的对立；那我们说台湾台北也是南北的对立等等。这里面出现的好多“南”和“北”的问题，像“南方大学”，什么西方，来到南……好多出现“南”和“北”的字眼，其实都是充满了对立。可是这一切的对立，我们看看这首歌是怎么结束的。我觉得它结束的很美，最后，暂时，政治的问题不能解决，它说这对苦恼的小冤家怎么说，它说：“管他是与非，你看那三峡，真是美。”。这里面他是写在 1997 年是一种最后的美景的惋惜，还是教导我们说视野不要那么短浅，只看着几十年的纷争，三峡的形成不是一年两年，不是几十年。连三峡这一种的景观，这一种美我们看得到吗？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局限在这一种人事政治的纷争里面？作为一首现代歌词，我最欣赏的是它以这样的一个似乎没有正面的解决但从审美的情趣上和古代的诗词的一种，我称为没有解决的解决，可是我觉得是把视野放在比较永恒的时空里面，来作为一种寄托的一种结尾。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入，称为一种情趣的暗合的一种层面。

离别是再见的开始

最后我要说的是，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很喜欢的那首歌《再见离别》。上个月我重新听到了，我深一层的触动就是说，其实我们现代文学的开始是一个要跟古典文学离别的开始。可是就像这首歌最后所说的，他说其实离别是再见的开始。那我们从比较审美的角度去看是说，现代文学不管是不是歌词、小说、诗歌也好，它其实永远没有办法像一刀切这样子就跟我们的古典文学决裂。也不可能，我觉得不希望这样，我作为一个写作人。离别是再见的开始，我们重新出发，重新再找到相通相契的地方，可是继续以现代人的笔触和思维来写现代文学，这是一个小小的期许，谢谢大家。